

● 唐力行

主编

#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

第三期



创于1897

商務印書館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唐力行 主编

江南社会历史评论

第三期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江南社会历史评论. 第3期/唐力行主编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1  
ISBN 978 - 7 - 100 - 08614 - 1

I. ①江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社会发展—华东地区—文集  
②华东地区—地方史—文集 IV. ①K295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3391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**江南社会历史评论**

第三期

唐力行 主编

---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08614 - 1

---

2011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×960 1/16

201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4 1/2

定价: 42.00 元

## 《江南社会历史评论》编委会

主编 唐力行

副主编 钱 杭

编委会成员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马学强 王卫平 王国平 王国斌 王家范 王振忠  
王瓊玲 井上徹 卞 利 包伟民 李伯重 李孝悌  
朴元熇 朱小田 朱荫贵 白井佐知子 刘 祖  
刘石吉 池子华 许纪霖 严耀中 苏智良 巫仁恕  
吴建华 陈 江 陈忠平 邹逸麟 邱澎生 邵 雍  
张海英 范金民 周育民 钱 杭 徐茂明 唐力行  
陶水木 章 清 曹树基 萧功秦 常建华 滨岛敦俊  
熊月之 熊秉真 樊树志 戴鞍钢

编辑部主任 徐茂明 副主任 洪煜 编辑 王健 申浩

主办 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：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(SJ0703)；上海市重点学科：中国近现代史(S30404)

# 稿 约 启 事

一、《江南社会历史评论》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，2009年创刊，每年一期。

《江南社会历史评论》是区域社会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刊物，目前开辟有理论探索、学术评述、江南经济、江南文化、江南社会等栏目。本刊及时反映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，欢迎广大史学工作者惠赐佳作。

二、本刊以发表高水平的中文研究成果为宗旨。欢迎有关理论的创新，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建立、新资料的挖掘（包括档案、碑刻、口碑、实物资料等）、社会史的新视野、历史评论等方面优秀的稿件。

三、来稿一般应在 15000 字以内；重大选题的稿件，字数不限。本刊采取匿名审稿制度，对所有投稿一般在收到稿件两个月内作出处理。一经刊发，奉寄稿酬。稿件一般应为 A4 纸(36×36 字)打印稿，并邮发电子版至本刊编辑部。

四、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。严格禁止剽窃、抄袭行为。

五、文稿请务必参照《中国学术期刊（光盘版）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》（CAJ-CD 规范），著录文章题名、姓名、工作单位、关键词、摘要、作者简介、注释、参考文献等项目。

地址：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

邮编：200234

收件人：徐茂明 洪煜

电子信箱：[xumaoming@263.net](mailto:xumaoming@263.net) [hongyul028@263.net](mailto:hongyul028@263.net)

《江南社会历史评论》编委会

#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

## (第三期)

### 江南经济

- 1 樊树志 街道与四栅,镇治与乡脚  
——江南市镇作为区划实体的分析
- 15 张海英 明清政府对盛泽镇的管理
- 26 邢丙彦 1946—1948年松江县“租成”会议和国民党“减租”政策
- 41 罗婧 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的“交往力”

### 江南文化

- 50 朴元熇 方仙翁庙考  
——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
- 65 吴建华 董玲 苏州地区的家谱  
——基于《中国家谱总目》的统计分析
- 89 马学强 在中西之间摆渡  
——知识结构的变化与近代买办阶层的转型

- 110 沈 潜  
都市空间下知识与社会的互动  
——以近代文学家曾朴为例
- 125 何其亮  
政治娱乐化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篇评弹  
附：英语世界中的评弹研究
- 161 申 浩  
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评弹文化与社会生活
- 江南社会**
- 183 邹逸麟  
略谈江南水乡地区桥梁的社会功能
- 201 王振忠  
大、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  
——以《钦定三府世仆案卷》抄本为中心
- 228 戴鞍钢  
近代江南城乡的人口流动
- 239 邱澎生  
18世纪苏州棉布业的工资纠纷与工作规训
- 271 卞 利  
明清徽州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结构
- 283 池子华  
阴盛阳衰：近代农民工性别构成的长三角特色
- 293 陶水木  
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的救灾角色  
——以浙江壬戌水灾为例
- 314 俞莲实  
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生育节制运动  
——以上海节育研究社为中心的考察

- 326 王 健  
官民共享空间的形成：明清江南的城隍庙与城市社会
- 学术评述
- 343 唐力行  
江南社会历史研究评论四则
- 359 钱 杭  
“明清以来江南的城市与乡村”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
- 366 2009—2010 年江南研究论著目录索引(节选)

# 街道与四栅，镇治与乡脚 ——江南市镇作为区划实体的分析

樊树志

**内容提要：**江南市镇究竟是城市还是乡村，至今仍有争议。本文从街道与四栅、镇治与乡脚的角度予以分析，由街道与四栅所构成的区域，被称为“镇治”，而“镇治”下辖几十乃至上百村落，显示市镇更接近于城市，而不同于乡村的行政区划属性。

**关键词：**四栅 镇治 乡脚

现今的人们徜徉于作为旅游景点的江南市镇，留下的印象无非是拥挤、局促，几条商业街从头走到尾，不消几分钟；再到连通的小巷子里转转，也不消几分钟。这样的区区弹丸之地应该是现今江南市镇的常态，即使以旅游胜地名闻遐迩的周庄、同里、南浔、乌镇也不例外。

然而，这些市镇在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并非如此。以上面提到的乌镇为例，明清时代，该镇叫做乌青镇，号称“巨丽甲他镇，市逈广袤十八里”<sup>①</sup>。镇中街巷密布，明代万历年间，全镇除了东街、西街、龚庆坊、积善坊等几条大街，另有街巷五十八条。乌镇东街从南栅至北栅有十三条巷子：

石皮巷——在富春桥西，乃南门西街第一巷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乾隆《乌青镇志》卷 2《形势》。

祝家巷——在报本桥北，西通田野。

周家巷——在众安桥南，西通田野。

桃花巷——在众安桥北岸。

波斯巷——在兴德桥西，旧名南瓦子，万历三年同知刘公辟为大街。

甘泉巷——在白莲塔对面，俗名殷家巷街，北有大井。

西寺巷——寿宁经堂在巷内，街北有和丰楼、庆和楼。

北瓦子巷——在安利桥南，西通太平桥，原先是“妓馆戏剧上紧之处”。

香水巷——在安利桥南。

茅家巷——在普宁桥西堍，前通官河，后通陈家港。

狮子巷——在狮子桥西，通庆元桥。

北庄巷——在北利济寺南入西，内有北庄桥，原先是南宋张循的“王庄”。

夏家巷——通庆元桥。

乌镇西街从安利桥至西栅有十三条巷子：

西茅家巷——在陈家巷东，内有芙蓉馆。

陈家巷——在全家桥西，北通庆元桥，南通官河。

官人巷——在官人桥东，北通陈家巷，南通官河。

马家巷——在金鼓桥东，北通陈家巷，南通官河。

沈家巷——在金鼓桥西，北通沈侍郎百花庄。

花园巷——在顾家桥东，北通百花庄，南通官河。

顾家巷——在通安桥北，乃顾尚书花园所在。

西陈家巷——在平等桥西，北通田野，南通官河。

斗门巷——在平等桥，西通乡界，南通官河。

潘家巷——在西利桥西，北通倩泾，南通官河。

猪粪巷——在通利桥西，北至施家滩，南通官河。

周家巷——在长明堂巷东，北通田野，南通官河。

西长明堂巷——在仁济桥东，北通丁家巷、施家巷。

乌镇龚庆坊有十条巷子：

丁家巷——在全家桥南，通庆和巷，至上智潭。

吴家巷——在豆腐桥沿河，南至猪栏桥，通庆和巷。

罗汉港——在吴家浜入西，至观音堂后。

庆和巷——在乌将军庙东，北至吴家浜，旧有樓。

天井巷——在白莲塔东，自上智潭抵波斯巷。

神電巷——在上智潭西，通望仙桥。

穿钱巷——在监镇衙前，临河有望佛桥。

长明堂巷——在普静寺前，南接望佛桥。

西墙巷——在普静寺西，沿河北抵官人裴仓桥，南抵广济桥。

寺后巷——在普静寺后，沿河至全家桥。

乌镇积善坊有八条巷子：

南街巷——在广济桥西堍，入南乃沈少师府。

众善巷——在广济桥西堍，至淳熙桥，今名计家湾。

嘉会巷——在淳熙桥东，巷东大池，南至嘉会院。

新街巷——在嘉会巷口，西至新街桥，乃福田寺正路。

北府巷——在大北桥，西至广生桥，宋王安抚府前，东有光明莲社。

酒坊巷——在通安桥，南至广生桥，有酒务官街，在慈云寺后。

府移巷——在官人桥沿河，至坊桥，王安抚移出路于府后，故名。

唐墓巷——在嘉会巷南，沿河通耕云桥。

青镇从南栅至北栅、东栅有十四条巷子：

宋保巷——在箍桶桥北堍，东至宋保村。

顾家巷——在崇福宫后，东至急水桥。

印家巷——在常丰桥北堍，入东通望佛桥。

花粉巷——在常丰桥北，入东通印家巷。

东寺巷——在兴德桥东，内有昭明书馆、密印寺。

菜市巷——在席行桥东，通高田。

蜜枣巷——在众塍桥东，通菜市桥。

陆家巷——在众塍桥下北。

马道巷——在通德桥北堍，沿河入东。

索铁巷——在普宁桥北。

荷花巷——在广安桥北堍，通荷花池。

莲花巷——在普宁桥东堍，沿河大路。

丛园巷——在掘秀桥东，通塔院。

姚家巷——在周家坟西，通观堂桥。<sup>①</sup>

笔者之所以要不厌其详地罗列这些街巷的名称与方位，一方面是想说明晚明时期的乌青镇街巷星罗棋布、密如蛛网，远非今日乌镇可以比拟；另一方面也想从中窥视一些信息，例如：“波斯巷旧名南瓦子”，万历三年“辟为大街”；北瓦子巷原先是“妓馆戏剧上紧之处”；又如：“沈侍郎百花庄”、“顾尚书花园”、“乌将军庙”、“监镇衙前”等，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，值得细细品味。而这些陈迹，在如今已经高度商业化的乌镇早已无从寻觅，所以很值得一提。因为这样的原因，万历时当地人上疏朝廷，请求在那里建立县治，疏文是这样写的：“邻近乌青大市，地僻人稠，商贾四集，财赋所出甲于一郡”，而且是乌程县、归安县、秀水县、吴江县辐辏之地，由于富庶引来一系列治安问题：“盐徒出没，盗贼猖獗，赌徒盈街，娼优塞巷”，需要设立县衙直接治理。<sup>②</sup> 朝廷不知出于什么考虑，没有批准这个申请。乌青依然是一个镇。

清朝乾隆时期，乌镇盛况依旧——“市途广袤十八里”，“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”。<sup>③</sup> 当时的乌镇有称为坊的大街五条，青镇有称为坊的大街三条。乌镇街自南至北有十八巷，乌镇西街自安利桥至西栅有十四巷，龚庆坊有六巷，积善坊有八巷；青镇街自南至北有十七巷，青镇东街有五巷，废弃的街巷有十一条，与万历时的规模大体相当。<sup>④</sup>

到了清末民初，街巷规模有了明显扩大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新增了许多大街，属于乌镇的有：

长春里大街——南至嵇家汇，北至安利桥（即卖鱼桥）。南段均系民居，间有商店，际盛坊有耶稣堂，众安桥（即紫梗桥）以北为旅社集中之地，夜市甚盛。

<sup>①</sup> 以上街巷名称均见万历《重修乌青镇志》卷1《门坊街巷志》。

<sup>②</sup> 万历《重修乌青镇志》卷4《艺文志》所收“请立县治疏”。

<sup>③</sup> 乾隆《乌青镇志》卷2《形势》。

<sup>④</sup> 乾隆《乌青镇志》卷4《坊巷》。

澄江里大街——南至安利桥，北至飞盖桥。南段旷地甚多，至利济坊始有市集。

通雪里大街——东至安利桥，西至通济桥。东段旷地甚多，旧同知署在此，俗称二府前。西段自通利桥（即白果树桥）以西始有市集，冶房桥一带最为繁盛。

属于青镇的有：

南大街——南至茶亭，北至常丰桥（即印家桥）。南北市廛相接，浮澜桥以南，俗称桥外头，为乡民市易之区，丝庄、六陈行均设于此。济远桥（即南花桥）至常丰桥，为中市繁盛之地，汇源典当及阮恒德药号、宜昌绸庄，各大商店皆在此。

中大街——自常丰桥至席行桥。此街为两镇上紧之地，其大商店为云锦绸庄、久大参行，著名菜馆九江楼在兴德桥（即北花桥）南。

北大街——自席行桥至油车汇，旷地甚多，普济桥一带有市集，高公生酱园在此。

观前街——俗呼南街，自常丰桥北堍至望佛桥，因有修真观，故名。观西街市繁盛，与中大街相接。

东大街——自望佛桥至三里塘，东西均系民居，间有商店，财神湾市集较盛，徐恒裕襄饼行在朝宗坊。<sup>①</sup>

看得出来，经济重心已经由乌镇向青镇转移，青镇的南大街成为贯通南北的商业街，浮澜桥以南是四乡农民出售蚕丝、粮食的市场，丝行（丝庄）、六陈行之类的牙行遍布于此；而南大街的另一段（济远桥至常丰桥），号称“中市繁盛之地”，著名的商铺字号集中于此。镇上标志性建筑——修真观前面的观前街，借助道观的人气，发展成繁华的商业街区，犹如苏州观前街借助于玄妙观而繁荣一样。

和大街贯通的小巷也颇有可观之处。例如南北向的乌镇街连接的桃花巷，又称十景塘，每年清明后，乡人去西寺烧香，船舶多停泊于此，所以桃花巷又有“烧香港”的别名。又如自安利桥至西栅的乌镇西街有十四巷，其中的长明堂巷，巷内沿河每年清明后有大批烧香船在此停泊歇夜，每到此时，竹器摊、香烛摊、糕饼摊鳞次栉比，形成喧哗的闹市。龚庆坊内有六巷，其中的寺后巷，因为在著名的普静寺后面沿河，所以得名寺后巷，是“八鲜行”所在地，专门交易各种鲜活商品，每日清晨人

<sup>①</sup> 民国《乌青镇志》卷 12《坊巷》。

声鼎沸，喧哗如同闹市。再如，与南北向的青镇街连接的朝南埭（在浮澜桥北堍）有电灯厂；便民巷（在常丰桥南堍）俗称印家浜岸，是通向外埠的航船码头。<sup>①</sup>

笔者试图借助具体实例，说明江南市镇作为工商业中心，作为各种商品的集散地，街道以及与街道连通的河流桥梁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市镇之所以成为市镇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街道，有了街道所构成的镇区。

在江南市镇，南北向或东西向的主要街道的末端，当地俗称“市梢”。市梢都有称为“栅”的建筑，因为它遍布东西南北四端，所以叫做“四栅”。不但市梢街道末端有栅门，市梢的桥洞下面也有栅门，称为水栅。出了“栅”，就意味着出了镇区。

所谓“四栅”，标志着镇区市梢的边界，它的栅门犹如县城的城门。这种栅门，如果在街道的末端，那么就在两旁的民房之间砌上围墙，中间是一扇木制的栅栏门，清晨开启，晚上关闭，以保障镇区街道、商店、民居的安全。江南水乡，河流四通八达，是物流与人流的主要通道，于是镇区边缘就有了水栅——设置在桥洞下面的栅栏门，也是清晨开启，晚上关闭，以隔断水上交通的手段，确保镇区内部的安全。

一般市镇都有东栅、西栅、南栅、北栅，通称“四栅”，实际上不止四个栅门，往往还有东南栅、东北栅、西南栅、西北栅，水陆栅门不止四个，但仍然叫做“四栅”。四栅的出现，意味着市镇具有不同于乡村的特质，俨然成为一个新兴的小城市，它的四栅实质上相当于县城的城门或水城门。

较早关注江南市镇“四栅”的是日本学者川胜守，他的论文《明代镇市的水栅和巡检制度——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域》<sup>②</sup>，以独特的眼光分析了江南市镇的水栅。他指出，明清时期的市镇没有城郭，但设立了木栅，或建筑关坝，以供防卫安全之用。长江三角洲市镇交通仰赖水陆航运，河道中设置木栅，称为水栅。他引用乾隆《乌青镇志》关于水栅的记载：“置水栅，所以备盗寇也。镇四隅设栅，立法非不尽善。”他还指出，南浔镇、菱湖镇、新市镇等，都有东西南北四栅的存在。至于水栅，他引用同治《盛湖志》的记载：“东栅，在升明桥下；西栅，在关源桥下；南栅，在永清桥下；北栅，在带福桥下；东南栅，在永福桥下；西北栅，在永兴桥下。”水栅属于巡检司管

<sup>①</sup> 民国《乌青镇志》卷 12《坊巷》。

<sup>②</sup> 该论文发表于《东方学》杂志第 74 期（1987 年），后收入川胜守专著《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》（东京、汲古书院 1999 年版），第 543—571 页。

辖，明末以降，长江三角洲巡检司等治安机构的功能逐渐缩小，与此相对应，市镇自身积极参与行政，市镇居民的自治意识萌芽。以水栅的维持、管理为中心的市镇防卫机能，逐渐成为市镇自治机能的一个方面。<sup>①</sup>

无论是陆栅或水栅，它们既是市镇和它的乡脚的联系通道、人流与物流的枢纽，也是市镇工商业与财富安全的屏障，它的定时关闭，正是为了保障市镇的可持续运转。陆栅和水栅都有栅门、栅房的设置，以及值班的栅丁的配置。以下不妨通过若干个案的分析，来对江南市镇陆栅和水栅有个基本了解。

**濮院镇** 同治年间岳昭培编撰的《濮录》，在写到水栅时，引用明人李日华《建郡城各处水口总栅议》：“正以各口有栅，口不易入，即得入，而别口之栅又不易出，人而难出，势即成擒。”李日华的意思是说，明代嘉兴府城在进入城内的各个水口都设置水栅，在治安方面颇有成效——难进更难出。可以推论，市镇设立水栅是仿效府城、县城的规制。岳昭培《濮录》就此发挥道：“镇治四隅各有水栅，向以御暴”；“国朝乾隆丙午（五十一年），里人追复旧制，惟于北河植桩，添设栅房，募人启闭”。<sup>②</sup>由此可见四栅是有栅房、栅丁（或曰更丁、民夫）的。

那么四栅的构造与形制是怎么样的呢？《濮院琐志》对此有比较具体的记载：“四河有栅，里各有门，门以坚木排列成之，门之上有槛，逾其屋之檐而止。更阑重闭，固如层城。或有疏虞，（惟）司门者是问。”<sup>③</sup>这条资料首先讲到陆栅的栅门形制，它用坚硬的木桩排列而成，上面有门槛，高度超过两旁民房屋檐。其次讲到栅门晚上要关闭，固若金汤，犹如城门；如果出事，将追究“司门者”（栅丁）的责任。关于这一点，《濮院琐志》有详细的说明：看管四栅（包括水栅）的民夫，可以向过往车辆、船只收取一些费用，已成为一种陋规。该书写道：“各巷门，有夫职司启闭，遇婚娶者经此，必故扃（关闭）其门，少给之而后启。河梁水栅，亦各有司，客船出入，少助油火之费。年终用一单，刊其名于上，分送各家，以领所给。”<sup>④</sup>这种状况充分显

<sup>①</sup> 该论文发表于《东方学》杂志第74期（1987年），后收入川胜守专著《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》，第543—571页。

<sup>②</sup> 同治《濮录》卷4《舆地·桥梁·水栅》。

<sup>③</sup> 嘉庆《濮院琐志》卷1《地宇》。

<sup>④</sup> 嘉庆《濮院琐志》卷7《杂流》。

示了市镇的自治能力,社会的治安早已摆脱了先前的巡检司,而主要依靠市镇自己,经费也无需衙门拨付,而是自筹的。

**甪直镇** 《甫里志稿》谈到水栅时这样写道:“置水栅,所以备寇盗也。镇之四隅设立之,以司启闭。其于防御之法,实有裨益里中。共有九栅:一在西美桥,一在安桥,一在南通桥,一在寿康桥,一在金安浜桥,一在北港,一在正洋桥,一在通浦桥。于道光中叶分廉林观光创议建立,以前无考,嗣后屡经修葺,至今不废。”甪直镇一向以河多桥多而著称,水路四通八达,它的水栅有九处之多,是不足为奇的。咸丰九年张肇辰《甪直添设水栅民更记》关于水栅的防御功能说得很清楚:“水栅其要,在城护城,在乡护乡。栅之内,分段设立更丁,栅有警,更(丁)应之;更(丁)有警,栅备之。盗贼既无从入,入且不得出……各栅设夫分守,复分画段添设民更,以各司事董之。牌灯旗鼓,见影闻声,黑夜相认。十里之镇,屹如坚壁。”<sup>①</sup>《甫里志稿》的编者引用上述文字后,在按语中做了细致的说明,可以看到当时的具体状况:

建置水栅,必审度地势之要害。若仅于市梢横木,虽锁链坚致,启闭以时,而盗贼之来,艘舶栅外,俟更阑守望之疏,亦不难乘间而入。故须于离镇半里之外,择小水连接大水紧要处,两边密钉桩木三四层,中作水门,以通船只出入。锁链务须坚巨。栅之左右,构屋数椽,择附近诚实之人,编定工食,从厚给与,令彼栖守。即有盗贼窃发,能斩栅而入乎?纵使得入,看守者力不能敌,亦可从陆路抄至内栅,呼集居民以助声援。<sup>②</sup>

从中可以看到,水栅有外栅与内栅两种。外栅在离镇半里之外的小河与大河连接的紧要之处,内栅则在市梢的桥洞下,两者互相策应,确保安全。也可以看到,标准的水栅是两边密钉木桩三四层,中间有水门,白天开启,通行船只,夜晚关闭。比较简单的水栅,是在桥洞下用横木与锁链阻挡船只出入。

之所以如此重视四栅,因为它连接着市镇的主要商业街和居民区,是财富荟萃之地,安全稳定是第一要务。以甪直镇而言,它的东栅连接繁华的中市大街。其走向是:东栅上塘——自和丰桥北堍向东为巷门(引者按:即东栅门)里,经小邾弄南

<sup>①</sup> 光绪《甫里志稿》(不分卷)《疆里志·水栅》。

<sup>②</sup> 光绪《甫里志稿》(不分卷)《疆里志·水栅》。同治《濮录》卷4《奥地·桥梁·水栅》,也有类似的说法:“镇四隅各有水栅,向以御暴,承平日久,惟于各水口桥下设横木而已……”

口，又东出巷门，经富昌桥（俗名新桥）北堍，又东逾凤凰桥（俗名浜桥），为中市大街。其他如东栅下塘、西栅上塘、西栅下塘、南栅上塘、南栅下塘，莫不如此。<sup>①</sup>

**黎里镇** 据《黎里志》记载，该镇有水栅九处：（1）东口，（2）西口（二栅），（3）望恩桥，（4）通秀桥，（5）道南桥（三栅，里人续建），（6）发字港，（7）作字港，（8）浒泾桥，（9）庙泾浜（四栅，嘉庆六年公捐增设）。<sup>②</sup> 说是九处，其实有一处有二栅，有一处有三栅，有一处有四栅，总共有水栅十五处。该书的编者按语写道：

水栅，列木通水，辰酉启闭，于防御实有裨益。县志所载凡一百三十有三，近志载者四十有三。黎里仅东西二口，属营汛管守者，七里港、浒稍桥、白洋湾、莫舍港、长纤路五所，余俱分属各巡司令圩甲管守，随时修整。诚以举废无常，因时变通，一方之捍卫，不必尽官为经理也。<sup>③</sup>

这段文字有两处值得注意，一是“辰酉启闭”，即水栅于辰时（上午七点）开启，酉时（下午五点）关闭。二是“一方之捍卫，不必尽官为经理”，由官方营汛管守的水口，大多在四栅的外围，而四栅则由市镇负责管守，体现了市镇自治的功能。

据《黎里续志》记载，黎里镇陆路有东西南北四栅，东栅在傅家浜，西栅在古木桥，南栅在通秀桥西堍，北栅在王家花园。<sup>④</sup> 另有四处水栅：

古木桥——道光三年里人公捐增设。

九成汇——光绪十年里人公捐增设。

中立阁——光绪十年里人公捐增设。

桥后底——光绪十年里人公捐增设。<sup>⑤</sup>

情况表明，直至清末，市镇的四栅仍在发挥作用，随时修缮或增建，保障着市镇新一轮的经济繁荣。

搞清楚了市镇的街道与四栅，新的问题来了：四栅以内的街道所构成的范围，是不是市镇的全部呢？不是的。无论从地理实体或者行政区划来看，市镇应该包

① 光绪《甫里志稿》（不分卷）《疆里志·街衢》。

② 嘉庆《黎里志》卷3《营汛》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光绪《黎里续志》卷1《里巷》。

⑤ 光绪《黎里续志》卷2《汎池》。